

·旧籍新刊·

现代中国文学史

钱基博 著

岳麓书社

现代中国文学史

钱基博 著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王德亚 潘运告

装帧设计：胡 勇

现代中国文学史

钱基博 著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80,000 印张：16.6 印数：1——5,000

书号：10285·63 定价：3.20元

出版说明

《现代中国文学史》是钱子泉（基博）先生的遗著之一。作者为江苏无锡人，生于一八八七年（清光绪十三年），卒于一九五七年，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文史专家。本书原由无锡国专学生会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集资排印，次年九月由上海世界书局正式出版，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连续再版，一九三六年九月又出版增订本，在学林中颇著影响。所谓“现代”，系指旧民国纪元之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三〇年这一时期。

本书虽题名为文学史，以介绍与分析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为主，但作者也广泛地涉及到了与此有关的这一时期的学术文化以及政制民俗，所以是一部广义性质的文学史著作。由于这一时期是我国由一个封建社会逐渐转变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变革时期，本书所叙次的人物如王闿运、郑孝胥、陈三立、陈衍、朱祖谋、王鹏运、严复、樊增祥、康有为、梁启超、林纾、沈曾植、刘师培、王国维、章炳麟、章士钊、胡适等又都和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因本孟子“知人论世”的宗旨，并不局限于以文论文，就诗论诗，而是紧密地结合着当时“朝政国事”，在极其宽广的背景中，寻求和探讨这一时期“文章得失升降之故”。用作者的话说：是本着班、范两《汉书》传儒林的“昭明师法，穷原竟委”和史家的“详略互见”、“激射影显”的传统，“抉发文心，讨摘物情”，来反映时代和社会的内容以及这一时期中的政治、思想动态和一些历史事件的某些侧面。这一点正

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色。因此，本书在今天，仍不失为研究文学的历史发展和近代政治、社会方面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本书是解放前的一部旧著，是作者早期的著作，某些观点不尽正确，如在《新文学》编中对周树人即鲁迅早期阶段所作的评论，就显然是不全面的。鲁迅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准风月谈·后记》中亦曾谈及。这是时代的局限所致，读者当自能鉴别。

序

余读班、范两《汉书·儒林传》分经叙次，一经之中，又叙其流别；如《易》之分施、孟、梁丘，《书》之分欧阳、大小夏侯，其徒从各以类次，昭明师法；穷原竟委，足称良史。是编以网罗现代文学家，尝显闻民国纪元以后者，略仿《儒林》分经叙次之意，分为二派：曰古文学，曰新文学。每派之中，又昭其流别；如古文学之分文、诗、词、曲，新文学之分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而古文学之中，文有魏晋文与骈文散文之别；诗有魏晋、中晚唐与宋诗之别，各著一大师以明显学；而其弟子朋从之有闻者，附著于篇。至诗之魏晋，其渊源实出王闳运、章炳麟，而闳运、炳麟已前见文篇，则详次其论诗于文篇，以明宗旨；而互著其姓名于诗篇，以昭流别；亦史家详略互见之法应尔也。特是学者猥众，难以悉载。今但录其卓然自名家者，著于篇。

又按《汉书·儒林》每叙一经，必著前闻以明原委；如《班书》叙《易》之追溯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范书》之必称《前书》是也。是编亦仿其意，先叙历代文学以冠编首；而一派之中，必叙来历，庶几展卷了如；要之以汉为法。特是规模粗具，而才谢古人。《汉传》经师，人系短篇，简而得要。仆甚文士，传累十纸，详而斲尽。闻之前人：粤在明季，南得庄氏为《明书》，中王阳明一传，有上下卷，共三百余页；其冗长无体裁可知已（陈寅清《榴龕随笔》）。传者以为笑。《书》曰：“辞尚体要。”言史之论纂，贵简不贵烦也。然史笔贵能简要，而长编不厌求详。昔在鄞县万斯同季野草《明

史》，每为一传，必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为长编，绵绵数十纸，传写者为腕脱；每语人曰：“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史之难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李翱、曾巩所讥魏、晋以后贤奸事迹，暗昧而不明，由无迁、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则事之信为尤难。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万先生传》）可谓有慨乎其言之。然则详者简之所自出也。会稽章学诚实斋亦言：“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光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为职故事、案牘、图牒之难以萃合而行远也，于是有比次之法。”（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报黄大俞先生》）仆少耽研诵，粗有睹记；信余言之不文，幸比次以有法。征文，则扬、马侈陈词赋，《汉书》之成规也。叙事，则王、谢详征轶闻，《晋书》之前例也。知人论世，详次著述，约其归趣，迹其生平，抑扬咏叹，义不拘虚，在人即为传记，在书即为叙录，吾极其详，而以俟后来者之要删焉。署曰长编，非好为多多益善也。吾为刘歆、贾护，而听人之为班孟坚焉；吾为二刘、范氏，而听人之为司马君实焉；不亦可乎？

抑史家有激射隐显之法。其义昉于太史公，如叙汉高祖得天下之有天幸，而见意于《项羽本纪》，借项羽之口以吐之曰：“非战

之罪也，天也。”叙平原君之好客，而见意于《魏公子列传》，借公子之言以刺之曰：“平原君之游，徒豪举耳！”事隐于此而义著于彼，激射映发，以见微旨，是编叙戊戌政变本末，详见《康有为梁启超》篇；而戊戌党人之不履人意，则见义于《章炳麟》篇，借章氏之论以畅发之，如此之类，未可更仆数；庶几史家激射隐显之义尔。至若林纾之文谈，陈衍之诗话，况周颐之词话，以及吴梅之曲话，其抉发文心，讨摘物情，足以观文章升降得失之故，并删其要，著于篇。亦《班书·贾谊传》载《政事诸疏》、《董仲舒传》录《天人三策》之例也。要之叙事贵可考信，立言蘄于有本。聊疏纂例，以当发凡。

中华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十日

无锡钱基博叙于光华大学

目 次

出版说明·····	(1)
序·····	(1)
绪论·····	(1)
1. 文学·····	(1)
2. 文学史·····	(4)
3. 现代中国文学史·····	(8)
编首·····	(10)
1. 总论·····	(10)
2. 上古·····	(11)
3. 中古·····	(20)
4. 近古·····	(25)
5. 近代·····	(31)

上编 古文学

(一) 文·····	(39)
1. 魏晋文·····	(39)
王闳运 (附: 廖平、吴虞)·····	(39)
章炳麟 (附: 黄侃)·····	(71)
苏玄瑛·····	(97)

2. 骈文·····	(106)
刘师培·····	(106)
李详 (附: 王式通)·····	(123)
孙德谦 (附: 孙雄)·····	(131)
黄孝纾·····	(138)
3. 散文·····	(143)
王树枏·····	(144)
贺涛 (附: 张宗瑛、李刚己、赵衡、吴闿生)·····	(151)
马其昶 (附: 叶玉麟)·····	(166)
姚永概永朴·····	(177)
林纾·····	(185)
(二) 诗·····	(201)
1. 中晚唐诗·····	(201)
樊增祥·····	(202)
易顺鼎 (附: 僧寄禅、三多、李希圣、曹元忠)·····	(215)
杨圻 (附: 汪荣宝、杨无恙)·····	(229)
2. 宋诗·····	(235)
陈三立 (附: 张之洞、范当世、及子衡恪方恪)·····	(235)
陈衍 (附: 沈曾植)·····	(244)
郑孝胥 (附: 陈宝琛、及弟孝怪)·····	(264)
胡朝梁·····	(270)
李宣龚 (附: 夏敬观、诸宗元、奚侗、罗惇縻、罗惇夔、何振岱、 龚乾义、曾克耑、金天羽)·····	(271)
(三) 词·····	(276)
朱祖谋 (附: 王鹏运、冯煦)·····	(278)
况周颐 (附: 徐珂、邵瑞彭、王蕴章、龙沐勋)·····	(286)

(四) 曲	(299)
王国维	(299)
吴梅 (附: 童斐、王季烈、刘富梁、魏馥、姚华、任讷、卢前)	(313)

下编 新文学

(一) 新民体	(329)
康有为 (附: 简朝亮、徐勤)	(329)
梁启超 (附: 陈千秋、谭嗣同)	(379)
(二) 逻辑文	(408)
严复	(409)
章士钊	(445)
(三) 白话文	(480)
胡适 (附: 黄远庸、周树人、徐志摩等)	(480)
跋	(507)
四版增订识语	(509)
校后记	石声淮 (513)

绪 论

1. 文 学

治文学史，不可不知何谓文学；而欲知何谓文学，不可不先知何谓文。请先述文之涵义。

文之含义有三：

(甲)复杂。非单调之谓复杂。《易·系辞传》曰：“物相杂故曰文。”《说文·文部》：“文错画，象交文。”是也。

(乙)组织。有条理之谓组织。《周礼·天官·典丝》“供其丝纆组文之物”，注：“绘画之事：青与赤谓之文。”《礼记·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是也。

(丙)美丽。适娱悦之谓美丽。《释名·释言语》：“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是也。综合而言：所谓文者，盖复杂而有组织，美丽而适娱悦者也。复杂，乃言之有物。组织，斯言之有序。然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故美丽为文之止境焉。

文之涵义既明，乃可与论文学。

文学之定义亦不一：

(甲)狭义的文学。专指“美的文学”而言。所谓美的文学者，论内容，则情感丰富，而不必合义理；论形式，则音韵铿锵，而或出于整比；可以被弦诵，可以动欣赏。梁昭明太子序《文选》：“譬诸陶匏为入耳之娱；黼黻为悦目之玩”者也。“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夫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名曰《文选》云耳。”所谓“篇什”者（《诗》《雅》《颂》十篇为一什，后世因称诗卷曰篇什），由《萧序》上文观之，则赋耳，诗耳，骚耳，颂赞耳，箴铭耳，哀诔耳，皆韵文也。然则经（姬公之籍，孔父之书）非文学也，子（老庄之作，管孟之流）非文学也，史（记事之文，系年之书）非文学也，惟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翰藻”，与夫诗赋骚颂之称“篇什”者，方得与于斯文之选耳。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以“扬榷前言，抵掌多识者谓之笔；咏叹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又云：“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摇会，情灵摇荡。”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篇》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有韵者‘文’也。”持此以衡。虽唐宋韩、柳、欧、苏、曾、王八家之文，亦不得以厕于文学之林；以事虽出于沉思，而义不归乎翰藻；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者也。夫文学限于韵文，此义盖有由来；然而

非其朔也。大抵六朝以前，所谓“文学”者，“著述之总称”，所包者广。六朝以下，则“文学”者，“有韵之殊名”，立界也严。其大较然也。然吾人倘必持狭义以绳文学，则所谓文学者，殆韵文之专利品耳。倘求文学之平民化，则不得不舍狭义而取广义。

(乙)广义的文学。“文学”二字，始见《论语》，子曰：“博学于文。”“文”指《诗》、《书》六艺而言，不限于韵文也。孔门四科，文学子游子夏，不闻游夏能韵文也。韩非子《五蠹篇》力攻文学而指斥及藏管、商、孙、吴之书者，管商之书，法家言也；孙吴之书，兵家言也；而亦谓之文学。汉司马迁《史记·自序》曰：“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举凡律令、军法、章程、礼仪，皆归于文学。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凡六略：六艺百三家，诸子百八十九家，诗赋百六家，兵书五十三家，数术百九十家，方技三十六家，皆入焉。倘以狭义的文学绳之，六略之中，堪入艺文者，惟诗赋百六家耳；其六艺百三家，则《萧序》所谓“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也；至《国语》、《国策》与夫《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之并隶入《春秋》家者，则《萧序》所谓“记事之史，系年之书”也。诸子、兵书、方技、术数之属，则《萧序》所谓“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主，不以能文为本”者也。然则“文学”者，述作之总称，用以会通众心，互纳群想，而表诸文章，兼发智情：其中有偏于发智者，如论辩、序跋、传记等是也。有偏于抒情者，如诗歌、戏曲、小说等是也。大抵知在启悟，情主感兴。《易》、《老》阐道而文间韵语，《左》、《史》记事而辞多诡诞，此发知之文而以感兴之体为之者也。后世诗人好质言道德，明议是非，作俑于唐之昌黎，极盛于宋之江西，忘比兴之旨，失讽谕之义，则又以主情之文而为发知之用矣。譬如舟焉，智是其舵，情为帆棹；智标理悟，情

通和乐，得乎人心之同然者也。

文学与哲学科学不同：

哲学解释自然 乃从自然之全体观察，复努力以求解释之。

科学实验自然 乃为自然之部分的观察，以求实验而证明之。

文学描写自然 科学家实验自然之时，必离我于自然，即以我为实验者之谓也。文学家描写自然之时，必融我入自然，即我与自然为一之谓也。

2. 文学史

文学之义既明，请论史之为物。

《说文·史部》：“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正也。”然则史之云者，又（《说文》：“又，手也。”）持中以记事也；中者，不偏之谓，章炳麟曰：“记事之书，惟为客观之学。”夫史以传信。所贵于史者，贵能为忠实之客观的记载，而非贵其有丰厚之主观的情绪也，夫然后不偏不党而能持以中正。推而论之，文学史非文学。何也？盖文学者，文学也。文学史者，科学也。文学之职志，在抒情达意。而文学史之职志，则在纪实传信。文学史之异于文学者，文学史乃纪述之事，论证之事；而非描写创作之事；以文学为记载之对象，如动物学家之记载动物，植物学家之记载植物，理化学家之记载理化自然现象，诉诸智力而为客观之学，科学之范畴也。不如文学抒写情志之动于主观也。更推是论之，太史公《史记》不为史。何也？盖发愤之所为作，工于抒慨而疏于记事；其文则史，其情则骚也。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不为文学史。何也？盖褒弹古今，好为议论，大致主于扬白话而贬文言；成见

太深而记载欠翔实也。夫记实者，史之所为贵；而成见者，史之所大忌也。呜呼，是则偏之为害，而史之所以不传信也。史之云者，又持中以记事也。《周书·周祝》、《荀子·性恶》注：“事，业也。”又《荀子·非十二子》注：“事业谓作业也。”然则记事云者，记作业也。史之云者，持中正之道记人之作业也。文学史云者，记吾人之文学作业者也。然则所谓中国文学史者，记中国人之文学作业云尔。

中国无文学史之目，文史之名，始著于唐吴兢《西斋书目》，宋欧阳修《唐书·艺文志》因之；凡《文心雕龙》、《诗品》之属，皆入焉。后世史家乃以诗话文评别于总集后出一文史类。《中兴书目》曰：“文史者，所以讥评文人之得失。”盖重文学作品之讥评；而不重文学作业之记载者也。有史之名而亡其实矣。

自范曄《后汉书》创《文苑传》之例，后世诸史因焉；此可谓之文学史乎？然以余所睹记：一代文宗往往不厕于文苑之列。如班固、蔡邕、孔融不入《后汉书·文苑传》，潘岳、陆机、陆云、陈寿、孙楚、干宝、习凿齿、王羲之不入《晋书·文苑传》，王融、谢朓、孔稚圭不入《南齐书·文学传》，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王融、谢朓、江淹、任昉、王僧孺、沈约、徐陵不入《南史·文学传》，元结、韩愈、张籍、李翱、柳宗元、刘禹锡、杜牧不入《旧唐书·文苑传》，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陈亮、叶适不入《宋史·文苑传》，宋濂、刘基、方孝孺、杨士奇、李东阳不入《明史·文苑传》，然则入文苑传者，皆不过第二流以下之文学家尔。且作传之旨，在于铺叙履历，其简略者仅以记姓名而已，于文章之兴废得失不赞一辞焉。呜呼，此所以谓之“文苑传”；而不得谓之“文学史”也。盖文学史者，文学作业之记载也；所重者，在综贯百家，博通古今文学之嬗变，洞流索源，而不在姝姝

一先生之说，在记载文学作业，而不在铺叙文学家之履历。文学家之履历，虽或可借为考证之资，欧西批评文学家尝言：“人种、环境、时代三者构成艺术之三要素也；欲研究一种著作，不可不先考究作者之人物、环境及时代。”质而言之，即不可不先考证文学家之履历也。然而所以考证文学家之履历者，其主旨在说明文学著作。舍文学著作而言文学史，几于买椟还珠矣。

文学著作之日多，散无统计，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藪矣。昔挚虞始作二书：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文章志》四卷，《文章流别》三十集，见《晋书》本传），今其书佚不见，而体裁犹可悬揣而知，盖《志》如今之严氏《全上古三代文》，以人为纲；而《流别》疑如姚氏《古文辞类纂》，以文体为纲者也。尔后作者，代不乏人；梁昭明太子之《文选》，宋姚铉之《唐文粹》，吕祖谦之《宋文鉴》，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元苏天爵之《元文类》，明唐顺之之《文编》，黄宗羲之《明文海》，清严可均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姚鼐之《古文辞类纂》，姚椿之《国朝文录》，李兆洛之《骈体文抄》，曾国藩之《经史百家杂钞》，王先谦、黎庶昌之《续古文辞类纂》，王闿运之《八代文选》，其差著者也。然有文学著作而无记载，以体裁分而鲜以时代断；于文章嬗变之迹，终莫得而窥见焉。则是文学作品之集，而非文学作业之史也。独严氏书仿明梅鼎祚《文纪》，起皇古迄隋，博蒐毕载，是为总集家变例；然与史有别者，以所收冗者，不在文学作业之记载，而在文学作品之集录也。此只以与文史、文苑传、供文学史编纂之材料焉尔。

昔刘知几谓作史有三难，曰才，曰学，曰识。而余则谓作史有三要，曰事，曰文，曰义，孟子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